

安徒生童话

(四)

〔丹麦〕 安徒生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丛书名:现代文学

书名:安徒生童话(四)

作者:安徒生

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5-1

ISBN 7-88050-475-3

中国分类法号:I27

定价:10.00元

目 录

在鸭场里.....	836
新世纪的缪斯.....	843
蝴 蝶.....	850
蜗牛与玫瑰树.....	853
风 磨.....	856
伯尔厄隆的主教和他的亲属.....	859
在育儿室里.....	867
金宝贝.....	873
狂风刮跑了招牌.....	883
民歌的鸟儿.....	888
小精灵与太太.....	892
贝得、彼得和比尔.....	898
看门人的儿子.....	904
癞蛤蟆.....	926
教父的画册.....	935
破布块.....	965
汶岛与格棱岛.....	968
树 精.....	971
看鸡人格瑞得一家.....	996
蓟的经历.....	1011

你能琢磨出什么	1016
好运气也许在一根签子里	1020
彗 星	1023
一个星期的日子	1028
阳光的故事	1031
曾祖父	1035
烛	1041
一家人都怎么说	1045
去问阿玛奥妈妈!	1049
大海蟒	1051
跳蚤与教授	1062
大门的钥匙	1067
跛脚小孩	1080
牙痛姑妈	1091

在鸭场里

从葡萄牙来了一只母鸭，有人说是从西班牙来的，这无关紧要，她被人称作葡萄牙鸭。她生了蛋，被人宰了，做成了一道菜。这便是她一生的经历。全部从她的蛋里爬出来的，都被叫做葡萄牙鸭，这倒是很重要。目前这一族仅仅只剩下一只留在鸭场里了。这个地方鸡也可以进去，并且就有一只公鸡在里面不可一世地到处闯荡着。

“他那猛狠的啼声很打扰我，”葡萄牙鸭说道，“谁也不能否认他很漂亮，尽管他并不是一只公鸭。他应该稳健一点儿，但稳健是一种艺术，它要求更高层次的教养。邻家花园里的椴树上的那些会唱歌的小鸟就有这样的教养。他们唱得多么动听啊！如果我有这么一只小鸟，做他的妈妈，我很愿意，又尽心又善良，我的葡萄牙血液里就有这种感情。”

就在她说这话的当儿来了一只小鸟。他从屋顶上头朝下落下来。猫追他，可是他逃脱了，一只翅膀骨折了，掉进了鸭场里。

“猫性难改，这坏蛋！”葡萄牙鸭说道，“自从我自己有小鸭的时候起，他我就知道了！这么一个玩意儿，竟被准许在屋顶上生存横行！我想在葡萄牙是找不到的。”

这只只会唱歌的小鸟很可怜，其他的不是葡萄牙鸭的鸭子也很怜悯他。

“可怜的小家伙，”他们说道，一只又一只地走了过来。“的确我们自己不唱歌，”他们说道，“可是我们有着内在的唱歌的本能，或者类似本能的某种东西。我们能感觉这一点，虽然我们没有用嘴讲过它。”

“那么我要讲讲它，”葡萄牙鸭说道，“我要为这做点什么，这是一个鸭子的责任！”随后她跳进水槽里，拍打起来。这么一来，她那一阵急水差点把那会唱歌的小鸟淹死，然而，本意是好的。“这是一种善行，”她说道，“别的鸭子可以看着，照着做。”

“唧！”小鸟叫道，他折断了一枝翅膀，要把身上的水抖掉很困难。但是他很懂得这次扑水全是善意的。“您的心肠太好了，夫人！”他说道，但是请求她别再拍打了。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心肠，”葡萄牙鸭说道，“可是我明白，我喜爱我身边的一切生灵。那猫除外，谁也不能要求我喜爱它！他已经吃了我的两个孩子了。但是，请把这里看成就是你自己的家吧，这是可以的。我自己就是从外边来的，您瞧我的仪态和这一身羽毛衣著便看得出来。我的公鸭是本地生的，我这样的血统，他没有，但我并不因此而感到不可一世！——如果这里面有谁了解您的话，那我敢说就是我了。”

“他的嗓音里都是葡萄拉克，”一只普通的小鸭很机灵地说道。其他的普通鸭子感觉“葡萄拉克”这个字眼高明极了，它的读音像葡萄牙。他们挤到一起“嘎”地叫起来，他真是

机灵透顶。以后，他们便和那只会唱歌的小鸟聊起来了。

“那只葡萄牙鸭的确能说会道，”他们说道。“我们嘴里没有那么多大字眼，至于同情心，我们和她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能为您做点什么，那我们便悄悄走开。我们觉得这是最好的。”

“您有很美妙的声音，”一只年长的鸭子说道，“您肯定有很好的良知，让大家都愉快，就像您所做的那样。我不能动嘴，一点也不能！因此我便闭上嘴巴。比起许多别的对您说许多蠢话来，这要好得多了。”

“不要折磨他了！”葡萄牙鸭说道，“他需要休息，需要护理。会唱歌的小鸟，要我再给你弄点水吗？”

“啊，不要！让我干干的吧！”他说道。

“对我来说最有效的是水疗，”葡萄牙鸭说道，“玩耍玩耍也是挺不错的！现在邻舍的鸡快来串门了，那是两只中国鸡。他们穿的是灯笼裤，非常有教养。他们是从外国来的，我对他们非常尊敬。”

母鸡来了，那只公鸡也来了。他现在很有礼貌，没有像往日那么粗野。

“您的确是一只会唱歌的鸟儿，”他说道，“您用您那小小的声音，能唱出这样一个小声音能唱的一切。但气还得足一点，好让别人听出这是只公鸟。”

那两只中国鸡看到会唱歌的小鸟十分高兴。挨了一场水浇之后，他看去羽毛还是那般蓬松，让他们觉得他很像一只中国小鸡。“他真好看！”因此他们便和他交谈起来；他们用喃喃细语和带呖呖声的上流中国语说话。

“我们和您是一类的。鸭子，即使是葡萄牙的，是属于泅水的禽类，就像您肯定已经注意到了的那样。我们您还不了解，可是又有多少人了解我们或者愿意找那个麻烦来了解我们呢！没有，就连母鸡里都没有！尽管我们比起别的大多数来，是蹲在更高一些的杆子上。——这不算什么，同他们在一起，可我们安安静静地度我们的日子。其他的那些原则和我们的不一样。不过我们总只是看好的方面，只讲好的。但是要从不存在好的当中去找好的却是很困难的。整个鸡棚里，除了我们两个和这只公鸡外，其余全都是些没有天赋的，但是他们都很诚实。鸭场里居住的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要警告您，会唱歌的小鸟！不要相信那只秃尾巴母鸭，她很狡猾。那只身上有花点、翅膀上有翼斑的，她可是个专门找碴儿的，虽然她总是错的，可是她从来不承认！——那只胖鸭子尽说人的坏话。这是我们所反对的。一个人如果不能讲点好的，那就应该闭上自己的嘴巴。那只葡萄牙鸭是唯一一点点教养的，是可以与之来往的。但是她太重感情，讲葡萄牙讲得太多了。”

“那两只中国鸡怎么有那么多可以啰嗦的！”两只鸭子说道，“她们使我厌烦；我从来没有同她们讲过话。”

目前公鸭来了！他以为那只小鸟是会唱歌的麻雀。“是呀，我分辨不出来，”他说道，“不过也全一样！他是供人玩的那一类的，有他也行，没有也可以。”

“别在乎他说些什么！”葡萄牙鸭低声说道。“在做生意方面，他很受人看重，做生意是首要的事情。但现在我要躺下休息了。很有这种必要，这样才能长得肥肥胖胖的，到以后

才能让人在我肚里填上苹果，梅子酱被涂在他的身上。”

之后，她便在太阳地里躺下了，眨着一只眼睛。她躺得非常自在，她感觉舒服得很，她睡得十分香甜。会唱歌的小鸟用嘴啄啄他那折断了的翅膀，靠着他的那位女的保护人躺了下去。太阳晒着，很温和很舒服，这个地方很好存身。

邻舍的母鸡散开找食去了，事实上他们来串门是专门为了来寻食物的。那两只中国鸡先走开了，接着其余的鸭子也走开了。那只机灵的小鸭说葡萄牙鸭这老太婆马上要“返老还童”了。于是其他的鸭便都咯咯笑了起来，“返老还童！他真是机灵透了！”之后他们又重复了以前的那诙谐话：“葡萄拉克！”非常地有趣。之后他们也躺下了。

他们躺了一会儿。突然给鸭场里抛了一些吃的东西，响了一声。于是全部正在睡觉的鸭子一下子都跳了起来，拍着翅膀。那葡萄牙鸭也醒来，翻了个身，死死地把那会唱歌的小鸟压在身下。

“唧！”他叫了一声，“您压得太凶狠了，夫人！”

“您为什么躺着，在那里挡住我，”她说道，“您何必那么娇气。我也有神经，但我从不唧唧叫。”

“不要生气！”小鸟说道，“那声唧是我脱口而出的！”

他的话，葡萄牙鸭并没有听，而是奔到吃东西的那边去，美美地吃了一顿。吃完以后，她躺下了。会唱歌的小鸟过来了，想表现得更好些：

的里，的里！

赞美你的好心，

我要经常歌唱的里！

飞得远远的，远远的，远远的。

“如今吃饱我要休息了，”她说道，“到这里，您就应该入乡随俗！现在我要睡了！”

会唱歌的小鸟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实在是好意。夫人后来醒过来的时候，他站在她的身前，口里衔着他找到的一粒麦子，它被放在了她的面前。但是她睡得不好，她自然非常不高兴。

“您可以把它给一只小鸡，”她说道，“不要老在我身边缠着我。”

“但您生我的气啦，”他说道，“我做了什么啦？”

“做了什么！”葡萄牙鸭说道，“这样的词是非常不高雅的，请您注意，我提醒你。”

“昨天这里是晴天，”小鸟说道，“今天这里又黑又阴！我心里的确难过。”

“您看来不会计算时间，”葡萄牙鸭说道，“还没有过完一天呢！不要站在那儿傻里傻气的！”

“您那样生气地看着我，一双眼睛就像我落到鸭场的时候恶狠狠地望着我的那双一个样。”

“太无理了！”葡萄牙鸭说道，“您将我和猫那强盗比！我的身体里没有一滴坏血。我照料您，使您懂得礼貌。”

之后，她将会唱歌的小鸟的头咬掉下来，他死了。

“怎么回事！”她说道，“他怎么经不起！是啊，就是说，他不配在这个世上生存！我曾经像一个母亲一样地照料他。我

明白！因为我有一颗好心。”

邻舍的公鸡将头伸进鸭场里，使足了蒸汽机车那样的气力叫起来。

“看您这么一叫把一只鸟的命叫掉了！”她说道，“这完全是您的过错。他的头掉了，我的头也差一点掉了。”

“他躺在那里就那么大一点儿，”公鸡说道。

“您尊敬他一点好不好？”葡萄牙鸭说道，“他有音调，他会唱歌，他有教养！他可爱温柔。在动物中，在所谓的人当中，这都是很恰当的。”

全部鸭子都聚集到那只死去的会唱歌的小鸟周围，或者出于嫉妒，或者出于同情，他们都是很重感情的。而由于这里并没有什么可以嫉妒的，因此他们表现的都是同情的感情，连那两只中国鸡都这样。

“像这么会唱歌的小鸟，我们永远也不会再有了！他几乎就是一只中国鸟了，”他们哭了起来。一个个都咯咯起来，咯咯叫的都是些母鸡。但鸭子走开了，一个个都红着眼圈。

“我们全是好心的，”他们说道，“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

“好心！”葡萄牙鸭说道，“是啊，我们有——几乎和在葡萄牙一个样！”

“如今让我们往嗉嚥里装点什么东西吧！”公鸭说道，“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小玩意儿摔碎了，可我们依旧还有呢。”

新世纪的缪斯

新世纪的缪斯，我们的重孙，或许认识她更远的一些后代，我们却不会。她何时显现？她是什么模样？她歌颂什么？她将要拨动什么样的心灵之弦呢？她要把她的时代提高到什么样的高度呢？

这么多的问题存在于我们这个忙碌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诗几乎成了拦路石。在这个时代，人们清楚地知道，非常不朽的那些，当代诗人所写的东西，在未来或许只不过是监狱墙上的炭写文字，只有个别有好奇心的人才会看到读到的东西而已。

诗应该有所作为，至少应当参与党派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流淌的或是血或是墨水。

许多人说这是片面的说法。诗并没有被我们时代所忘却。没有，现在还有人在他们的“空闲的星期一”想着诗。并且千真万确，在他们相应的最神圣的部位感到这种精神上的怨气的时候，他们便会让人上书店，花上整整四个铜板把最受人推崇的诗集买来。有些人大概就止于欣赏那些人家赠送的，或者满足于读印在菜店的包装袋上的那一点。这是便宜的，在我们这个忙碌的时代，是要认真考虑便宜这件事的。我们已

有的东西，满足了我们的需要，这就足够了！未来的诗，好像未来的音乐，是堂吉诃德式的；讨论它如同讨论去天王星探险一样。

时光太短，太宝贵，不能用于幻想游戏。什么，假如我们真想认真地讲一讲，什么是诗？响亮的渲泄感情和思想，它只不过是神经的振动和活动。一切的兴高采烈、欢乐、痛苦，甚至于物质的追求，照那些学识渊博的人的说法，都是神经的振动。我们人人都如此——是一把弦乐器。

但是，是谁在弹拨这些弦呢？是谁让它们振动、活动呢？精神，肉眼不见的神的精神，通过这些弦让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声音响起来。别的弦也得到了理解，于是便有了融汇和谐的音调及相互对立的强烈的不协调的声音。过去是如此，在自由良知时代伟大人类大踏步前进中也是如此。

每一百年，说每一千年也行，各有自己的诗来表现伟大。诞生在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刻，它阔步前进，显现未来时代的昌盛。

在我们忙碌、机器声隆隆响的时代，她已经就这么出生了，她，新世纪的缪斯。我们向她致以敬礼！她听到了我们的敬语，或者，就如我们刚才说到的那样，会在用炭写的文字的中间读到它。

她的摇篮时代的活动，开始于人类在北极探险活动中踩踏过的最远的地点，跨过了人眼迄今能看到的极天“黑洞”最深邃的地方。机器的隆隆声，火车头的笛哨声，爆破山崖开采矿石的轰隆声。陈旧的精神枷锁，让我们听到她的活动的声音。

她出生在我们伟大时代的工厂中。那里，伟大的力量是由蒸汽来发挥；那里，无血师傅同他的徒工夜以继日地在操劳。

她具有妇女充满了爱心的伟大，有维斯塔的火焰一样的纯情，充满了热忱的火。她具有神智的光，这光有分色镜下的全部色彩，这些色彩千百年来跟随着时代的喜爱而变化万千。她的光彩和力气是幻想力的毛羽衣饰，从科学织成，“原始力”给它以活动的力气。

她在父亲方面，是人民之子。都很健康的心和智，眼光严肃，言谈极有风趣。母亲是出身高贵受过学院教育的外国移民的女儿，带有洛可可黄金时代的印迹。新世纪的缪斯在心灵在血统方面这两方面都继承了。

她的摇篮上，搁置着许多美妙的受洗时送给她的礼物。大自然隐藏着的谜和答案像大量糖果堆在那里。从钟型潜水器里散出很多很多大海深处带来的“小摆设品”。紧放在她身上的摇篮小被是一张天体图，图上的天空就像是无边无际的平静的大海，数不清的天体就像是一个个岛屿，各自是一个世界。太阳替她绘画；摄影替她拍出各式各样的玩具。

她的保姆替她唱流浪诗人艾汶和菲尔杜斯的诗歌，替她唱咏游诗人的诗歌，唱海涅以真正诗情写出的充满童稚天真的诗歌。对她，保姆讲了很多，太多太多；她熟悉艾达，老太曾祖母的母亲的让人毛骨悚然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诅咒拍着血腥的翅膀横行。整部东方的《天方夜谭》她只用了一刻钟就听完了。

新世纪的缪斯还只是一个孩子。然而，她已经跳出了摇

篮，她心怀大志，但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她还在自己保姆的屋中玩耍，这屋子中满是洛可可式的珍宝。这里面有希腊的悲剧，罗马的诙谐剧，都用大理石雕表现出来；各国的民间诗歌都挂在壁上，都像脱水的植物，只要吻它们一下，它们就会膨胀，新鲜芳香。她的四周回响着贝多芬、格鲁克、莫扎特和所有其他大师的音乐的思想和永恒的和声。书架上放着许多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就已不朽的著作，并且还有地方可以容下更多更多的其他名著。这些作者的名字我们曾通过不朽的电报听到，但电报已通报了他们的去世。

她读过的东西多得惊人，太多太多了。你要明白，她在我们的时代出生，多得怕人的东西该再被忘却，缪斯是知道忘却的。

对于自己的诗歌，她没有想。她的诗歌将像摩西的诗文和比得派依的关于狐狸的狡诈和幸运的金冠寓言一般流芳千古。她没有想着自己的使命，自己的铿锵发声的未来。她还嬉戏于国家民族的斗争中，这斗争摇撼着寰宇，把羽毛和大炮的隆隆声在四处写成很难辨清的鲁纳文字。

她戴着加里巴底的帽子，却在读莎士比亚，在一瞬间想着自己长大后还可以再上演他的剧本！卡德龙在自己作品的石棺中安息了，霍尔贝，对，缪斯是世界主义者，她把他的作品和莫里哀、普劳德斯和阿里斯托芬的装订成为一册，可她读得最多的还是莫里哀的。

她摆脱了那种驱赶着阿尔卑斯山羚羊的骚动，但她的心灵在追求生命的欢乐，就像羚羊在追寻大山的欢乐一般。她

的心中有存在于希伯莱人古时传说中的那种安详——寂静繁星的夜里绿色草原上游牧者的心声。这心声却又在心中之歌里面，膨胀得比太萨利群山中古希腊时代兴高彩烈的勇士们的心声，还要强烈得多。

她的基督信仰又是如何呢？——她读尽了哲学的大大小小的理论。原始素材把她的一颗乳牙碰落，但她又长出了新的。智识之果她早已在摇篮中便咬过，吃了，自己变得聪明起来。——因此“不朽”便仿佛是人类最有天才的思想一样，闪耀在她的面前。

诗的新世纪何时出现？缪斯何时能为人识晓？她的声音何时能为人听到？

一个美好的春天的早晨，她乘着火车的长龙，飞驰着隆隆地穿过隧道，驶过大桥。或者是骑在喘息的海豚背上穿过柔和、宽阔的海洋，或是乘着蒙哥菲尔的洛基鸟穿过太空而来，它俯冲到地上。她的基督信仰的声音将由那里第一次向人类致敬。何处？这尊敬是来自哥伦布发现的自由大陆吗？在这自由大陆上土著民族被疯狂屠杀，非洲黑人被奴役，而这片非洲大陆是传来“哈伊瓦撒”之歌的地方。这是来自另外那一极地的人民生活的地方吗？那金岛是在南海之中的，立在我们对面的人的国度，那里的日夜和我们颠倒，那儿黑天鹅在含羞草中歌唱。或者是来自那样一块地方，那里门罗的石柱铿锵发声，而那是沙漠上人面狮身的歌，我们是听不明白的。也许是来自莎士比亚从伊丽沙白时代便统治着的那个煤岛？也许是来自屈厄·勃拉厄的故乡？在他的故乡他没有得到容忍。或者是来自加里弗尼亚的童话之乡，那里巨杉高

高地舒张开自己的枝叶，就像是世界树林之王一样。

什么时候那颗星会亮起来？那颗星在缪斯的额头上。花，在它的花瓣片上，表现了在未来世纪的形式、色彩和芬芳等方面的美丽。

“新的缪斯的纲领是什么？”我们时代见识广博的议员问道。“她想做什么？”

还是问一问她不想做什么吧！

她不想作为逝去时代的幽灵出场！她不想拿舞台上被搁置一边的昔日辉煌来拼凑戏剧，或者用诗歌的彩色缤纷的幕幔，来掩饰戏剧艺术的缺点！她超过我们而前去，好像从狄斯比斯的马车里走下，来到大理石的圆形剧场一样。她不想把人类健康的语言击碎又把它粘结为一个人工的八音盒，给它配上民谣歌手赛歌的声音。她也不想把诗的语言说作是贵族的，或平民的散文语言！它们的声音、内涵和力量是平等的。她不想从记载冰岛萨迦的皮子上刻下古老的神祇！他们已经死去，新时代对他们没有一点儿同情，没有一点儿血缘关系！她也不想让她同时代人的思想沾染上法国大部头小说的情节！她也不想让日常生活琐碎的故事麻醉自己！她要带来的是救命的仙药！她的诗歌散文，将是简单、明白和有丰富内容的！各民族的心跳在巨大进步发展的文字中各自都只是一个字母。可是对每一个字母她都赋予相同的爱，以它们组合成词字，用她那个时代的调子来唱出词句的旋律。

那样的时代何时才能完美呢？

对我们这些还滞留在这里的人，这事是极久远的。对那些跑在前面的人，那将是不远的未来。